

■奉邑风情

吴家埠村降渚吴氏溯源

吴忠科

吴家埠村地处东海之滨,象山港畔,隶属莼湖镇。吴家埠村古名降渚村,村民绝大多数为吴姓,人称“降渚吴氏”。在村内的吴氏宗祠大门的门楣上书有“延陵世冑”四字,大门两边写有“发祥源泰伯,世冑属延陵”的对联(延陵,今江苏常州一带),说明“降渚吴氏”源出周国泰伯,传自春秋时期延陵季公(名季札)。

据史料所传,古时周国太王亶父,有三个儿子,即泰伯、仲雍、季历。泰伯是周国太王的长子。他见三弟季历的儿子姬昌(即后来的周文王)聪明过人,深得太王喜爱,便一意要将王位的继承权让与季历,使其以后能传位于姬昌。于是他借去远处采药求医,为太王治病为名,与二弟仲雍一起走出到荆蛮吴地(今苏州、无锡一带)。到该地后,他一改贵族习俗,与众人一起共建家园。泰伯的事迹受到当地百姓的赞扬和传颂,公元前1261年泰伯在荆蛮建立了“句吴”国,被百姓拥戴为“吴君”。泰伯亡后,因无子嗣,由弟仲雍继位。后人称泰伯为“开氏始祖”,仲雍为“吴氏传代血缘始祖”。后来仲雍曾孙周章被周武王正式封为“句吴”国君,周章决

定王族家人以国为姓,改为吴姓,至春秋后期吴国臣民皆为吴姓。周章第十六世孙寿梦时,吴国益大,进称为吴王。寿梦有四子,宗子诸樊都于吴(今苏州),四子季札封于延陵,世称延陵季公。此后,季公一族一直在该地传承。至东晋后期(公元420年左右),仲雍第六十六世孙舜咨公自延陵迁至山阴(今绍兴)。至仲雍八十五世孙(即舜咨公第十九世孙)承咨公,又自山阴迁至新昌叠石(公元879年),成为新昌叠石第一世祖,后人称之为“济公”。又历十六世,降渚吴氏发族祖惠光公从叠石迁至现在的吴家埠村定居。

根据新昌叠石村宗谱所载,降渚吴氏先祖从叠石迁到吴家埠定居,前后历时一百六十年左右。早在南宋末期(公元1250年左右)叠石第十二世祖邦俨公(降渚吴氏称为派祖)经商经过现在的吴家埠村(当时虽有他姓人居住,但无村名)因天色已晚,投宿不便就露宿在村西边一棵驼背柏树的草垛旁。午夜时分,将欲朦胧入睡之时,忽见星光满天,一道流星划空而过,坠于村东溪边(后人称此处为落星塘)。天明之后,他起身观望,见四周风景秀美,东方是连绵群山,南边是广阔海域,西边层峦叠嶂,一条宽阔的溪流从北至南穿过丘陵原野,直通海

港。近海岸处设有港埠,供船只停泊。港口紧挨着一座规模不大的古城(后人称为城里厢)。邦俨公观看四周后,认为此地乃祥瑞之地,即萌生了迁居念头。在此后的几十年中,他常与儿孙辈商议迁居之事,并常带他们来实地考察、短期居住,以进一步熟悉、了解情况。

邦俨公歿后,儿孙们根据遗愿,多次往返于两地之间,为迁居作各种准备,至邦俨公曾孙(即叠石第十五世祖)浚公(降渚吴氏始祖)便携其子(师弟公)和孙(捨孙公)来到邦俨公发现之地(约在公元1340年左右),以砍柴烧炭谋生。后来浚公和师弟公皆返回叠石。捨孙公则定居下来(公元1390年前后),成为降渚吴氏的发族先祖,后世尊称“惠光公”,意为“惠及族人,光耀祖宗”。惠光公过世后,安葬在吴家埠村后面的茶园山麓,其茆地即是降渚吴氏第一先祖墓。

地有人居,村要立名,吴氏发族祖定居之后,即商议给居住地取名之事。根据邦俨公初来此地,晚见光星坠于溪旁之异象,便将村东溪流取名“降渚溪”。又依溪名给村、埠、氏族命名,分别称作降渚村、降渚埠、降渚吴氏,后来在建庙时,又以村名名庙,称作“降渚庙”。

当时的降渚村近溪傍海,又有

埠头(后因多次发洪水,溪流改道,海堤移位,使溪、海离村渐远),象山港周边各地往来船只多泊于此,黄岩、宁波等地南北客商也经此埠北上南下,海运发达,埠头搬运货物繁忙。当时降渚村居民除吴氏外,尚有应、姚、居、童等土著人氏。各姓人氏皆在海埠运货挣钱,由于吴氏人丁兴旺,运输事务多由吴氏作主。日久之后,他姓人氏及外来客商渐将“降渚埠”改称“吴家埠”,之后“降渚村”也改称“吴家埠村”,且一直沿用至今。

自降渚吴氏发族祖定居以来的数百年间,吴家埠村发展甚快,人口迅增,地域渐大,成为叠石吴氏后裔中的一支旺族。当年发族祖生有七子,在第二、第三代时就分成五个房宗,即大房宗、后宅宗、凉屋宗、堂楼宗和路下宗。此外,在明朝万历年间,迁往宁海县井栏吴家村定居的族裔有400余人,迁到苑湖镇碶头村、黄家岭村居住的吴姓人氏也有数百人,迁至余杭、嘉兴、上海及旅居海外的吴氏裔人也为数颇多。目前,吴家埠村居住的吴氏人数有3500多人,散居奉化各地及外地的人员也有400多人,降渚吴氏确是吴姓的一个大族。

■生活七彩

老妻的缝纫机

邹烈成

我家杂物间里至今仍存放着一台蜜蜂牌缝纫机,虽然有时候也会去用,但次数也是极少的。四十多年来,我们先后搬过四次家,绝大部分的家具都已换新,唯独这台缝纫机,老妻一直舍不得扔。

四十多年前,经妻子省吃俭用,好不容易托人从上海购来这台缝纫机,放置在小屋前房间靠墙处,墙壁上挂一盏25瓦的白炽灯,就成了妻子日夜工作场所。

这以后,妻子就经常抽出晚上的时间坐在缝纫机旁,用碎布条拼接做鞋垫、袖套,用旧布料给小电视机做防尘罩子,给家里的三斗橱、樟木箱做布套。那时候,买布不仅要钱,还要布票,家里定额供给的布票除了用于购买被面、床单等生活必需品外,剩余的只够存到春节给孩子们做几件新衣服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,布票取消,生活逐渐改善,这才有了余钱选购各式各样新布,妻子的缝纫机技术也有了施展的机会,能干的妻子就用缝纫机“踏”出内衣、内裤及各式衣物,往往做得日夜忙碌,却乐在其中。子女们外出读书、工作时,妻子也不忘用缝纫机赶做些新衣衫裤让他们带上,可谓“游子身上衣,临行密密缝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后,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,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地,工厂制作衣服成本大幅度下降,自家做衣服的成本远不如去商场买衣服便宜,且款式多、省力。于是,妻子的缝纫机渐渐被冷落了下来。再后来,家里的缝纫机就变成了“储物柜”,只用来装线团、纽扣和缝衣针。近些年,当邻居知道我家还有缝纫机时,有时候就会上门寻求帮助,老妻为他们钉纽扣、理线脚、裁长短,提供了不少方便。这台笨重的缝纫机,见证了一户普通家庭顺应时代潮流,从贫困走向小康的经历。它曾经显赫过,荣耀过,“三转一响”(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、收音机)之一的威名曾经是家家户户追求的目标。现在,它是沉默的见证者,陪伴我老妻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,完成了它为千千万万小家庭节省开支、美化生活的历史使命,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,也是历史的必然。

我想,我们会继续保存这台被称为老古董的缝纫机,因为看见它,就能使我们忆起昨日的艰苦岁月,从而珍惜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。



茗 茶

王 坦 画

■我的故事

夏传德

旧时,农村用“把节”来称赞农民的勤劳。“把节”就是把牢节气,春耕春种、夏收夏种、秋收冬种是农民最重要的三节。

这三节中,数“双夏”最苦最累,天气热、时间紧。“晚稻不过立秋关”,夏收夏种,必须抢季节——抢收抢种,所以双夏又叫“双抢”。

双夏时节,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,几乎天天高温。

从7月20日左右开镰,到8月上旬,短短二十几天时间里,要把早稻收割进来,把晚稻插上,动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。那时几乎所有人都必须出动,割稻的,晒谷的,晒稻草的,耕耙的,拔秧的,插种的,治虫的,施肥的……犹如一场战役,所以有一个说法叫“六月哧太婆”,意思就是那时候就连高龄老人也不得闲。

我虽然不是农民,但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,到1978年土地承包那二十年间,也是需要每年参加双夏劳动的。我的双抢劳动分两种:一种是支援型,即在双夏期间,和各行各业一起支援农民双抢。这种劳动还比较轻松,割割稻,递递稻捧,拔拔秧,插插秧,不当正劳力使用,支援一星期差不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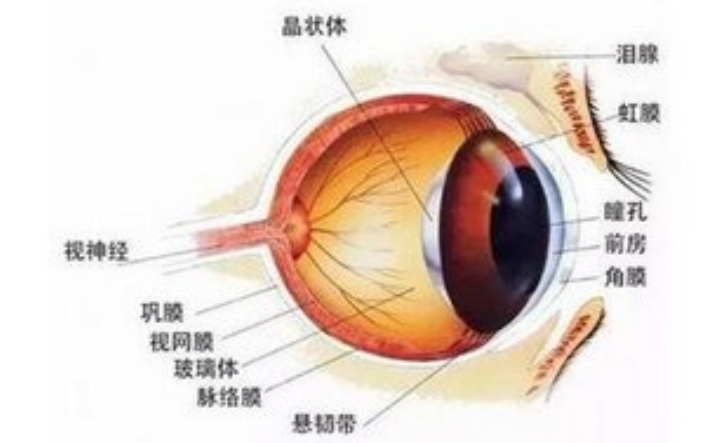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种就是“改造”型。在1971年回队任教几年里,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好好改造自己。我每天4点起床,匆匆吃口早饭,就和社员一起出工,到田里什么活都得干。当然最累的是脚踏打稻机打稻,满身烂泥糊浆不说,脚踏久了会酸得失去知觉。好在农民还是比较体谅我们这群知识分子的,看我们狼狽的样子,就会过来替换。中午和社员一起歇工,吃了中饭就需

出工。正午的太阳非常毒,三十五六度的高温,待在室内都喊热,更何况是没遮挡的田间地头,活还没干,汗水就已湿透了衣服。跳下水田,田水比农家柴灶上的汤罐水还要烫。头顶烈日晒,双脚热水泡,正是“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”。田里还多蝗蚂,不留神脚上就被叮上了。下午劳动要到晚上六七点钟才收工。一天活干下,身子骨像散了架一般,浑身酸痛。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半个月,好在那时年轻,也坚持了下来。

劳动是辛苦的,双夏劳动更是一种磨练。我读懂了李绅《悯农》诗句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真正含义。双夏劳动,晒黑了皮肤,锻炼了筋骨,而节俭的美德、战胜困难的意志和毅力,这些精神上的收获更使我终身受益。

EYE 爱尔科普

高度近视人群要防视网膜脱离



近视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,通常我们将大于600度的近视称为病理性近视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高度近视眼,奉化爱尔光明眼科医院眼底病专家、副主任医生石海军介绍,高度近视眼因其病理变化易发生视网膜脱离(一种严重的致盲性疾病),并且会加快白内障、玻璃体浑浊的形成,引起视力下降。

石海军表示,简单地说一般高度近视眼患者眼轴较长,前后径大,所以眼球内视网膜始终处于高张力状态,长期的牵拉易在视网膜上形成裂孔,裂孔一旦形成,在持续牵拉作用下会越来越大,并将视网膜牵扯下来,形成视网膜脱离。

什么是视网膜脱离

打个比方,如果把我们的眼睛比喻为一部相机,位于眼底的视网膜就相当于这部相机的感光“底片”,是眼睛成像的关键部位。视网膜脱离就像底片从相机上脱出来一样,眼睛感光成像功能下降,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视力损害,如果治疗不及时,终可致永久性失明。

第一时间治疗原则

石海军提醒,高度近视者要避免视网膜脱离,就要减少长期用眼过度 and 剧烈运动。视网膜脱离发生后,视网膜感光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,如不及时复位,视网膜将发生萎缩、变性,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,因此出现不适症状时,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。

对于高度近视者,一般建议:

1. 高度近视眼患者定期进行扩瞳眼底检查(至少一年一次),早期发现小裂孔,可通过激光来防治视网膜脱离。
2. 避免强度过大的体育锻炼或劳动,猛而强的撞击易诱发裂孔形成。
3. 控制血压、血糖,避免其他原因引起的视网膜病变。
4. 视网膜脱离通常都无疼痛感,一旦出现眼部视力下降,常有黑影,眼前频繁闪光等不适症状,需及时就诊。
5. 平常用眼较多的人群,应该多食用有益眼睛的果蔬,如老南瓜、猕猴桃、蓝莓、黄玉米、土鸡蛋黄、西红柿等含有叶黄素和维生素A的养眼果蔬。

EYE 奉化爱尔光明眼科医院

■奉人纪事

老剃头匠阿龙师傅

阮显平

进入二十一世纪,社会进步,很多事物也在不断变化发展,比如理发这一行,以前不需要花花绿绿的店面招牌,只要看到旋转的行灯,就知道那里是理发店,但现在不一样了,美发厅、美容室、发廊等各式各样,且店名纷繁繁多,体现了现下时髦的新潮流,受到了市民和年轻人的热捧。

但也有人始终坚持着老式理发的那一块小角落。落日余晖下,夜色朦胧中,在一间十分简陋的小房子内,雪白的日光灯,有一位背部佝偻、八十多岁的剃头匠,慈眉善目,面容清瘦,一丝不苟地为一位老人剃头。

这就是阿龙师傅。阿龙师傅虽已80岁有余,鬓染秋霜,但精神矍铄,鹤发童颜。阿龙师傅本名钱明龙,是方桥街道阮家村人,世代以剃头为业,十三岁随父亲学艺,七十年来一直为附近村民剃头,手艺高超,深受大家的欢迎。

阿龙师傅的剃头店是他自己用碎砖破瓦搭建起来的一间小屋,半间还堆着柴草,地面是现在难得见到的泥地,挂在墙壁上的是一面年代久远的缺了角的老式镜子,他还自搭了一条水泥墩子,用来放理发工具,那个脸盆三脚架据说还是从清朝的时候传下来的。阿龙师傅剃头从不用电轧刀,全部手工操作,更没有时髦的洗发精之类的洗涤用品,店里最好的设备应该是那张上

世纪六七十年代购置的红卫桥牌二手理发椅。照理说像这样的剃头店应该早被时代淘汰关门歇业了,但它却以其特殊的魅力,天天门庭若市,顾客满门,很多人若想剃个头还要等晚上才有空。

为何?阿龙师傅自有他的一套。一来阿龙师傅祖传手艺,技艺高超;二来他人缘极好,性格开朗,从不与人红脸,小事则忍,大事讲理,人称“咪咪菩萨”,与世无争,和气生财;三来他那里价格便宜,三元钱剃个头如今很难找,一般老人家比较节俭。最大的原因,照阿龙师傅自己说的那样,剃头不一定为钱,几十年老行当做惯了,不做不舒服,开门营业就为了图个热闹,与老友们有个聚会聊天的场所。阿龙师傅的老伴已过世,两个女儿早已出嫁,一个人无所事事,与大家聊聊天、讲讲大道,消磨辰光,解解寂寞,是在他自己这方小天地里所能享受到的乐事。顾客们一边剃头,一边听阿龙师傅天花乱坠,讲海外奇谈,吹吹牛皮,天南地北,也是一种乐趣,大家都戏称他为“被下神仙”。

阿龙师傅还有一个“采耳”的绝活,眼不花,耳不聋,手艺炉火纯青,绝不伤耳,很多老人都是冲他的这个手艺而来。另外如果有人眼入异物,他也能用他的巧手仔细地把异物清除,且从不收费,所以吸引着附近村庄老人光顾。

这大概就是阿龙师傅魅力所在,祝阿龙师傅手艺青春常在!